

小本小說

飛將軍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飛將軍

第一章

西歷 十九百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南倫敦一處小屋中一個少年對著面前一件亮晶品的東西。在那裏鼓掌。自言自語道。好了。成功了。從今以後我便可以駕馭空氣。也不枉費了許多心血。受了許多辛苦。說着自己着的衣服。這個少年姓倭挪爾特。名理查。三四終時候。因為沒有近支親戚。便把理查託了一個老友。費受完全的教育。那老友答應着。過了幾年。就送他進天資。到二十歲上。已經在大學堂裏面卒業出來。友。已經過世。理查在學堂讀書時候。很肯用功。同學也很敬重他。都說他有志向。出學堂後。一定可以做些事業。在學堂時他最喜歡的便是機器。到了卒業時候。致機器學。得着個最優等。於是那些機器廠東家。慕着他名。都來聘請他。却不知爲了什麼。把來聘請的人。一概用婉言謝絕。於是那班妬忌他的。都說

他自己知道在學堂所學不切實。爲此不敢出來問世。却不知他抱了一個絕大的志願。他本來在機器裏邊。最喜歡的便是飛艇。出了學堂一年。他已二十一歲。照泰西的風俗。算是成人。那替他管理財產的律師。把他父親遺下來還有二千鎊存款。都交給他。讓他自己去經理。理查得了這一注遺產。衣食是不愁了。便杜門謝客。在家裏一心一意研究這個飛艇。外面人不知道他的大志。議論的人。却也不少。他却一概付之不理。盡心竭力幹去。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光陰。不知道耗費了多少資本。總覺得造是造得成的。飛也飛得起的。不過要他同汽船一般。載人載貨。却終不能如願。做了再拆。拆了再做。也不止一次。不知不覺。過了三年。那時他父親遺下來的資財。已將近用完。人情雖是炎涼。那聘請的人還有。他却還是斬釘截鐵的回絕。因爲手中銀錢剩得不多。把飲食衣服。漸漸減省下來。搬了一處小房子。住到南倫敦去。爲的是南倫敦各樣省儉。又住了兩年。纔把飛艇裏用的力弄清楚。用兩種氣變成的藥水。合起來燃着。這個藥水流進機器的長筒裏。更用一種小機件。彷彿自鳴鐘裏機件一般。

慢慢轉動。使這藥水流進去。不多不少。一分鐘流進一滴。滴了進去。就發了火。轟起來。那轟發的力。非常之大。所有飛艇中器具的重量。都比那轟發出來的力量還少。其餘推送上下轉側的機關。也非常靈活。所以望前進去。非常之快。到了模型成功這一天。理查喜孜孜把艇中裝滿了極重東西。在屋內演。恐怕他碰着天花板。預先用一條長繩帶住。然後將機關一撥。果然像雀子一般。左右盤旋。升入空中。他住的這間房子。本來不少。這天秋風極大。理查還要試驗他在風中是怎麼樣。先把飛艇停下來。開了四面窗戶。然後再將機關一撥。那飛艇呼的一聲。又升上去。升到半空。却停了一停。仍舊在風裏來回盤旋。到這個時候。纔曉得委實是成功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忽然想到自己吃盡辛苦。受盡煩惱。不覺傷心。但是回頭一想。自己吃了苦。現在有了這種器具。若是有資本替國家造幾具。便可橫行天下。想到這裏。把機關一撥。汽力一停。那船便飄飄揚揚停下來。雙手捧住。再細細的看了一看。往桌子上一擲。退到屋角邊。一張塵垢堆積的床上一坐。長一行短一行流下淚來。想着模型是造成功了。

這時候房中靜悄悄的。窗子也沒有關。他房子斜對門。是一所旅館。旅館裏正打八點鐘。正是吃夜飯時候。理查一天沒有吃東西。覺得腹中異常饑餓。勉強支撐着起來。走到桌邊。見茶盃裏還有一盃冷水。拿起來喝了半盃。把剩下來。的倒在頭上。覺得神思稍爲清楚。慢慢拿起那飛艇模型。再細細看了一看。放在箱內。自己又在箱蓋上坐了十分鐘。忽然起立起來道。罷。罷。空着肚子。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好在活的時候也不久了。再去飽飽的吃他一頓。再打算別個主意。說着把衣上的鈕子扣上。帶上帽子。把門一鎖。向黑僧路走來。走過黑僧路。便是一條河。理查剛好踏上橋堍。遇着一大幫工人。從北倫敦回來。嘻嘻哈哈。越惹得理查傷心。過了橋便是勒柔脫戲園。理查便在戲園邊一家小飯店。揀了一個座頭坐下。叫了一碟牛肉。要了些麵包牛油加非。在那裏細細咀嚼。他正在那邊吃。恰好一個賣報的。放了一張依楚晚報在桌子上。閑着沒事。便拿過來消閑。他本來是不問世事的人。一路看去。也覺得沒甚興味。及至看到外國新聞這一段裏。却看見一個熟人名字。便把那一段新聞。細細看起來。

只見上面寫着。

俄國火車上的暗殺案……昨夜俄國到德國的快車。行到誇巫拿車站。這車站是德俄路線裏入俄國境界的第一車站。花車的後頭吸煙車裏。忽然有一起暗殺案。這花車是近數月裏新添的。受害的人是俄國御前侍衛圖拿繼智參戎。參戎聞係奉上頭的密令。前往巴黎。昨日坐花車回國。傷口止有心窩一處。似係用鋼刀刺傷。旁人看見的時候。像已經死了多時。額上有刀尖刺成的T字。聞參戎近日曾破一起虛無黨的案件。這案裏株連男女黨人五十餘名。都發配到西伯利亞去。這回的暗殺案。同這黨人有無關係。不得而知。唯據偵探的話。受害的人。額上劃一T字。這是恐怖黨的行徑。並非虛無黨。這種黨人積案很多。但總緝獲不到。這回的案更覺得離奇。汽車行得很快。凶手怎麼樣上車。這花車又同別車不通。坐客很少。此案發覺的時候。除參戎帶的僕人外。祇有俄國的武官一人。同英國的貴族一人。還沒有睡。英國的貴族名倭瀾摩。是駐俄的英國公使館裏一位參贊。告假已久。現在是回任去的。

理查看完。把報放下道。這個倭瀾摩。不是在脫烈尼脫地方的時候。同我很要好的嗎。那時他雖然襲了脫雷馬英子爵。還沒有做參贊咧。咳。我們是好朋友。倘若他知道我這般爲難。一定肯替我設法。他若是在倫敦。那便容易。可惜不在倫敦。現在我肚子已飽。神思也清爽得多也罷。讓我到隄邊去走走。想個什麼法兒出來。

第二章

理查到隄邊時候。已是夜深。不過近十年裏頭電學很有進步。倫敦又是最鬧熱的都會。所以這夜半。彷彿沒有的了。就是泰晤士河裏水力。也由那班研究電學的。借着他運轉輪軸。生出電力來。送到各處。用了他燒食物。點街燈。沿隄兩面。公共的大路上。照耀得同白晝一般。每一座橋中央。都安放一盞一百萬支燭光的電燈。映入水裏。像一條火籠。煞是好看。河北面是這般熱鬧。看到南邊却是昏鄧鄧地。一兩盞燈。映着一帶蕭條街市。理查本來是一腔心事。從黑僧路走上西明斯德去。對着這貧富懸殊的兩條街道。格外感慨。自問發明了

這種飛艇。要把這萬星燈火的區處。掃成平地。也是容易。不過雖有這種權力。從燈光裏看到自己所著衣服。襪襪得比那班在道旁游樂椅上打盹的閑漢。還要襪襪十倍。眼看着他們一個個給巡警驅逐開去。自己即使有天大的本領。沒有人賞識。也是無用。現在不要說求人家賞識。是水中撈月。就是要向人開口告貸十二個先零。也沒有人來睬你。一路悽悽惶惶。不知不覺走了三四個鐘頭。有時覺得乏了。便靠著欄杆停停。或者坐在椅上歇歇。不過衣裳單薄。禁不起那刺骨西風。停了脚步。不多一刻。已經凍得牙齒打戰。只得立起來再走。自己思前想後。委實沒有法想。又不敢走回去。怕的是回去一睡覺。這黃金寶貴光陰。便昏鄧鄧地過去。到了明天不付房租。不但要給房主驅逐出屋。恐怕連自己萬苦千辛所造成功的飛艇模型。也要給房主拿去。摸摸衣袋裏只剩了兩個先零。那短少的十先零。向那裏去找呢。也曉得近日俄國皇帝懸賞一百萬鎊。訪求最新式的飛艇。自己也明白所造的模型。是最好沒有的。但是英國到俄國去這注旅費。向誰去挪移呢。現在只要有這一筆錢。這一百萬鎊。

就是我的。沒有却不行了。想到這裏。又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理查。理查。你爲什麼不研究別種機器。却來研究這殺人凶器。有了這種凶器。全地球上不知要死多少人。此種凶器。不用還好。用了之後。你便是全世界中有性命的公敵。你對得住同胞嗎。罷。罷。現在追悔也遲了。不如死了。到也乾淨。心裏想着。脚步便放得慢了。擡起頭來一看。那隄上行人。已經漸漸稀少。靠着欄杆。澄澄的對著爛銀般流水。出了一回神。又想起近日從窗口聽見。全歐洲將有極猛烈的戰禍。起釁的就是殺人不眨眼的俄皇。我倘然真是拿這模型獻給俄皇。俄皇照着樣製造起來。只要小小一隊飛艇。全歐洲的海軍陸軍。礮臺城鎮。都變了焦土。想到這裏。打了一個寒噤。長嘆一聲道。這是萬萬不可的。我寧使把這模型毀去。不能把這種凶器賣給俄皇。我還要立個大願。不但不賣給俄皇。便是別國的皇帝要來買。也不賣的了。我豈可以貪着一注錢財。把全世界性命傷害呢。也明知道我不想出這宗凶器。別人也必定要想出來的。下一次世界上的戰禍。必定比前幾次的戰禍。殘慘幾千倍。但是犯不着我去做這製造

凶器的人。我也明明曉得我不賣這個模型。一定是餓死。然而寧可餓死。要我拿同胞的血來換我的麵包吃。那可萬萬不能。這種凶器。若是用他殺那些喜歡擾亂世界的凶徒還可。若是要用他去擾亂世界。這却不能。理查正在那裏自言自語。忽然背後一個人接口道。朋友。你既經有這種器具。又有這種志氣。爲什麼不去幫幫那般除暴安良的人呢。理查吃了一驚。一回頭。覺着一股上好雪茄煙味。向鼻尖上撲來。那人見理查吃驚。連忙告罪道。對不住得很。委實是在下聽着閣下的話。心中大有感觸。閣下意思。正同在下意思相同。爲此忍不住又了一句嘴。不知道閣下可否恕罪。這幾句話。說得委婉曲折。可憐理查自從杜門謝客之後。還有誰來睬他。現在聽見這人同他這樣講。不覺心中大爲感動。忙着招呼道。這也何妨。並且先生是個紳士。紳士同我們……理查意思。要說紳士同我們下等人講話。不必這般客氣。那人不等理查講下去。趕忙道。紳士同紳士講話。這種禮節是不能不講的。從閣下所講的看來。我們原是一樣同胞。閣下天資高出於在下萬倍。所差缺少錢財。但是錢財是身外東西。

世界上有錢的。顛倒沒有好人。在下這幾句話。對不對。在下有一句斗膽的話。要想同閣下訂個生死之交。不知道閣下肯俯就麼。理查剛要回答。那人道。且慢。我也明曉得閣下一定要推却的。現在且緩說。我們閑談談。也不妨的。閣下想到那裏去。我總可以奉陪。理查皺著眉頭道。路也走絕了。各處皆可以去。任憑尊意便了。那人道。既是這樣。敝寓就在甘蘭莊。離這裏不遠。不如到敝寓去坐坐。我還沒有吃晚飯。一起去。我還要同閣下談談呢。理查這時候。本來彷彿落水的人一般。沒有捉摸。見那人殷勤勤拉他同走。便跟著向甘蘭莊走來。不一回已到莊前。一看那宅子雖小。收拾得十二分精潔。一進門覺得氣象煊赫。這也是他自己苦了兩年。爲此覺得房子內陳設。件件精緻。那主人領着他先到浴室。淨了手。整了整衣服。外面下人已經來請吃飯。便跟著主人走到客廳。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主人讓着。一同坐下。一壁吃。一壁談天。不到吃完。兩人已經像舊交一般。異常親密。不一回。晚餐已畢。下人撤去菜碟檯布。送上煙酒來。然後主人屏退下人。請理查坐在火爐邊一張安樂椅上。自己也拉一張安

樂椅在理查對面坐下。請理查把一生事迹告訴他。忽然叫聲阿呀道。我真是糊塗。我還沒有把自己姓名告訴你。却怎樣可以逼着你告訴我呢。我姓夸斯頓。名滿拉斯。向來最喜歡是美術。却閱歷甚少。守着祖上遺下來鉅萬家私。並沒有絲毫建白。在世界上做一個游蕩國民。不過我想着自己席豐履厚。終日游蕩着。還是豐衣足食。因想到我們一般有錢的蕩子身上去。不覺生出一種嫌惡富貴。憐惜貧寒的僻念。從這個僻念上。成就了一個社會黨。你呢。說到這裏。兩只眼睛。從雪茄煙煙中射過來。理查沈吟了半晌。看滿拉斯這般推誠相告。便也把自己身世講出來。滿拉斯聽到飛艇。面上不覺露出一種驚喜交集的形狀。看見理查講到發明飛艇。到今日大功告成。便止住了。面上又露出一種不足的顏色。問道。先生的一生。確是奇極了。但是大都是千真萬真的。不過先生現在究竟作何打算呢。我剛纔聽見寧可把模型毀掉。立下誓即使俄皇用一百萬鎊向先生買。都不給他。這句話真不真呢。理查勃然道。有什麼不真呢。我常常聽得那些遭過兵亂的人。說亂世景象。提起來大家都恨那製造兵

器的人說他們造孽不少。世界上有了兵器。就有暴君。因爲有了兵器。那班暴君便可以隨心所欲。有不肯臣服他的。便可以用兵器去殺他。我雖然只得二十六歲。這社會上景象。却也參透了不少。試問社會上能有幾個人肯周濟貧寒。試問有幾個貧寒人能够生存於社會。有幾個貧寒人能够不受社會排擠。陷入悲境。社會是有錢人的社會。有了兵器。纔有暴君。有了暴君。便有社會。兵器是暴君組織欺壓貧民社會的器械。社會是暴君用兵器得來的獎品。我所發明。是個無上上品的兵器。眼看着暴君用從前舊有兵器。摧殘多少民命。我倭挪爾特理查窮是窮到極頂。但不肯造這般惡孽。寧可抱著這萬苦千辛造成的模型。投泰晤士河身死。也不願讓那班暴君靠著我發明的兵器。蹂躪貧民。滿拉斯微微一笑道。先生話是勇極了。不過你不知道我便是大俄國大皇帝陛下派來的。倘使先生肯賣。只要拿那個模型交給我。並且講給我聽。怎樣造法。怎樣用法。我便可以拿一百萬鎊。交給先生。理查沒有等滿拉斯說完。直立起來道。我話已經講過。萬萬料不到你竟敢小窺我倭挪爾特理查。趁我困

頓時候。拿重利來誘我。我走了。我們再見罷。滿拉斯聽了。不覺肅然起敬。也趕忙立起來。一把拖住理查。大呼道。謝天謝地。不料我今天遇見了一位正人君子。不瞞你說。我並不是俄皇手下人。不但不是他手下人。還是他同一般暴君的公敵。方纔所說。都是哄你的。請你不要見怪。倘若不信。我這裏還有證據呢。說著脫下外面大衣服。掀起汗衫露出背來。給理查瞧道。這些鞭痕。便是俄國那個暴君贈我的紀念。理查從燈光下看過去。只見滿拉斯背上。從腰到頸。一截都是尺許長紅色紫色疤痕。竟沒有一塊完全肌膚。彷彿拿一個人活地剝了皮。再用皮鞭抽的一般。不覺呆了。滿拉斯着好衣服。愀然道。講起這傷痕。也不過有一天眼。看着俄官責打一個年老猶太人。心中不平。替猶太人叫了一聲冤。他便把我責打。現在你可相信得過我不是俄皇的手下人嗎。理查連忙道。信了。信了。你這般試我。也是應當。是我太性急了些。視在也悟過來了。快給我一張紙。讓我把住址寫給你。讓你好到我寓裏來。看那飛艇模型。不過你得替我籌劃幾個錢。替我還清房租。纔可以拿這件東西。不致給房主拿去。時

候也不早。我還得回去呢。滿拉斯攔住道。現在講明之後。我同你便是好朋友。你今夜也不必回去。我去叫他們拿幾牀毯子來。你就在這裏榻上睡。到明天早晨。消消停停。一同去看那模型也何妨呢。現在還早。我們還可以吸一支雪茄。我還有許多話講給你聽哩。

第三章

九月初五日清晨八點鐘。滿拉斯走到客廳裏。理查還在那裏作夢。夢中彷彿自己所造的飛艇。已經編成一隊。全世界革命軍起事。自己帶着這飛艇隊。在空中鏖戰。正在血肉橫飛時候。給滿拉斯進來。推門一響。忽然驚醒。醒來看看自己睡的地方。顛倒疑是夢中。直到滿拉斯走進來。拉開窗幃。開了百葉窗。看見他迷迷糊糊。笑着問道。倭挪爾特先生。晚上睡得怎樣。這榻牀不嫌硬麼。昨夜臨睡那一支雪茄煙怎樣。理查趕忙答應道。很好。你沒有進來的時候。我還在這裏做夢呢。現在想來不早了。我得趕緊起身纔好。滿拉斯道。還早哩。剛打八點鐘。我已經洗過浴。你起來先去洗浴。好在婆羅士還在那裏擺桌子。你洗

過浴。到我更衣房來。我同你身材差不多一樣長短。爲此已經把我穿的衣服。揀出一套來。你去試試。倘若合式。就可以把你身上穿的換下。也可以乾淨些。理查搖頭道。那可以不必了。我承你情。待我這般好。已經覺得有些惶恐呢。滿拉斯笑道。理查你又拘了。這幾句話。說得太過分些。不像好朋友。我昨天同你怎樣講的。我們社會黨中的規矩。一切衣服宮室。都不分你我。誰愛誰拿。誰少誰用。好在你既意思相同。一定肯助我們一臂。怎樣還說這種客氣話呢。就是。我現在所有東西。那一件不是我們會黨中的。今天我們要去替黨裏幹事。幾件衣服算得什麼。快洗澡去。或者可以拿你的迂氣洗掉些。理查也笑道。既是這樣講。也只能遵命了。說着。扣上衣服。走到浴室中去。洗了一個澡。然後到更衣房。果然看見榻上放着一套極華貴衣服。理查本來是個一介不取的君子。現在看見滿拉斯這般推誠相與。便也坦然換上。換好後在鏡中一照。覺得只有容貌稍爲清癯些。其餘都還相稱。走出來。滿拉斯已經在那裏守候。招呼着一同坐下。談話中間。又講到政治上去。理查聽着滿拉斯滔滔雄辯。益發傾心。

便道。滿拉斯你真是膽子不小。我向來總聽見虛無黨人。是小心不過。靜靜的人物。心裏有什麼。口裏可不講出來。你却對着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把黨中的事迹。傾心相告。難道不怕我到警察署去出首。拿你照國事犯遞解到俄國去嗎。滿拉斯微微一笑道。這也有幾種原因。第一件我深信你也知道社會傾覆。即在目前。雖然沒有入黨。心思已同我一般。萬萬不會出首的。第二件即使你去出了首。也有法子能够佈置得我自己像沒事人一般。很可以把警察蒙混過去。你也奈何我不得。再則即使前兩項我都料錯。這告人叛逆的案子。止少得二十四點鐘。纔開得出審判廳。在這個二十四點鐘內。我們黨人還可以設法。你記得六個月前發審局委員歐司完斯暴死的那樁案子嗎。理查道。這件案子。鬧得不小。我雖然不問世事。却也聽見的。不是兩個月後有一個在南倫敦拿住的凶犯。供出來是他動手殺的嗎。滿拉斯笑道。是的。這個罪犯叫蒲凱脫。他雖然殺了不少人。歐司完斯却不是他殺的。因為他肯出來答應。現在他妻子每一禮拜還受我們黨人十先零撫恤呢。你不知我們黨人因為歐司完